

一樓

韓公侯

公位馬

鹽梅

美尔維

梁

如構大厦

白叢殘

卑

齊職儀曰太常卿

鍾肇鵬編

職史

鳳池

又曰鷄

古籍

彙編



Z121.7
15

古籍叢殘彙編

鍾肇鵬 編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 I P)數據

古籍叢殘彙編 / 鍾肇鵬編. - 北京: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 2001. 11
ISBN 7-5013-1832-8

I. 古… II. 鍾… III. 古籍-彙編-中國-三國時代~
北宋 IV. Z121.7

中國版本圖書館C I P數據核字(2001)第074864號

責任編輯 王冠 封面設計 張希廣

書名 古籍叢殘彙編(全七冊)
著者 鍾肇鵬編

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)
發行 (010)66126153 傳真 (010)66174391
E-mail Btsfxb@publicf.nlc.gov.cn
經銷 新華書店
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廠

開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張 343
版次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

書號 ISBN 7-5013-1832-8 / Z · 290
定價 1900 圓

古籍叢殘彙編序

鍾肇鵬

古代的書籍在流傳過程中，由於天災人禍各種原因，能傳到現在，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是極少數，而大量的古代文獻不是完全亡佚，就是殘缺不全。造成古籍散亡，人爲的原因又甚於天災。隋朝牛弘曾說「書有五厄」，即秦始皇焚書，「先王墳籍，掃地皆盡」這是一厄；西漢末年，赤眉起義，攻克長安，「宮室圖書，並從焚燼」這是書之二厄；東漢末年，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，載書七十餘車，「西京大亂，一時燔蕩」這是書之三厄；西晉末期，「京華覆滅，朝章國典，從而失墜。」《隋書·經籍志》說：「惠、懷之亂，京華蕩覆，渠閣文籍，靡有孑遺。」這是書之四厄；南朝蕭梁時，「周師入郢」，梁元帝蕭繹盡焚所藏之書，這是書之五厄。（並見《隋書》卷四十九《牛弘傳》）牛弘只講到隋朝以前書的五次大的災厄。明代胡應麟在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一中又講了隋朝以後書的五厄。他說：「牛弘所論五厄，皆六代前事。隋開皇之盛極矣，未幾皆燼於廣陵。唐開元之盛極矣，俄頃悉灰於安、史。肅、代二宗，洊加鳩集，黃巢之亂，復致蕩然。宋世圖史，一盛於慶曆，再盛於宣和，而女真之禍成矣。三盛於淳熙，四盛於嘉定，而蒙古之師至矣。然則書自六朝之後，復有五厄。大業一也，天寶二也，廣明三也，靖康四也，紹定五也。通前爲十厄矣。」典籍文獻經此十次大的災難，大量的書籍佚亡散失。宋末馬端臨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序》中說：「漢、隋、唐、宋之史，俱有藝文志，然《漢志》所載之書，以《隋志》考之，十已亡其六七，以宋史考之，隋、唐亦復如是。」所以漢魏的書籍能幸存下來的不過十分二三，而大部分均已亡佚。正因爲如此，對於隋唐以前的著作，即便是單篇流傳的，甚至是一章一節，或隻言片語也值得珍視，在文獻學上也有很高的價值。《古籍叢殘彙編》就是從這種觀點出發，把一些已散佚的古類書、古代重要的目錄書，以及流傳不甚廣的清代的幾種輯佚書彙集起來，編在一起，可供文獻學家、校讎目錄學家、史料學者及好學博古之士參考研究。這對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是有裨益的。《古籍叢殘彙編》收書十三種，今分別簡介如下：

一、《皇覽》

《皇覽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類書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文帝紀》說魏文帝曹丕「好文學，以著述爲務，自所勒成垂百篇。又使諸儒撰集經傳，隨類相從，凡千餘篇，號曰《皇覽》。」魚豢《魏略》說：「王象受詔撰《皇覽》，使象領秘書監。象從延康元年（220年）始撰集，數歲成，藏於秘府，合四十餘部，部有數十篇，通合八百餘萬字。」（《三國志·魏書·劉峻傳》裴注引。）可見此書的規模。四十餘部即分爲四十多類，每類又有幾十篇，總共爲千餘篇，篇爲一卷，故有一千多卷。漢獻帝延康元年，即魏文帝黃初元年（220年）曹丕於這年十月稱帝，改元黃初，下詔編《皇覽》，經過幾年才完成。《皇覽》就是供帝王省覽的意思。參加編輯的人除王象外，今可考的尚有繆襲（見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索隱）劉劭（見《三國志·魏書·劉劭傳》）桓範（見《三國志·魏書·曹爽傳》裴注引《魏略》）韋誕（見《太平御覽》六〇一卷引《三國典略》）等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子部雜家著錄「《皇覽》一百二十卷，梁六百八十卷。」可見南朝梁時《皇覽》已經不全，只存六百八十卷。姚振宗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疑《皇覽》「亡於隋末之亂。」所以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均不載此書。由於《皇覽》篇帙巨大，所以後人曾加以刪併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的梁蕭深《皇覽鈔》二十卷。劉宋時何承天刪併爲一百二十二卷（其中目錄二卷）徐爰刪爲八十四卷（其中目錄四卷）何承天、徐爰的刪併本，唐代還存在，兩唐志均有著錄。宋朝以來則刪併本也亡佚。清代孫馮翼搜集佚文輯爲一卷，刻入《問經堂叢書》中，所輯並不完善，但聊勝於無。

二、《修文殿御覽》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子部雜家著錄「《聖壽堂御覽》三百六十卷。」今考《北齊書·後主本紀》載北齊後主高緯於武平三年（572年）二月接受左僕射祖珽的建議，「敕撰《玄洲苑御覽》，後改名《聖壽堂御覽》」（聖壽堂即後主高緯的住處），八月《聖壽堂御覽》成，敕付史閣，後改爲《修文殿御覽》。可見《修文殿御覽》就是《隋志》的《聖壽堂御覽》，也即《玄洲苑御覽》，只不過是同書異名。北齊朝廷文林館的三十多人參加了這部類書的編輯工作，由祖珽、

陽修之領銜監修，從事編撰的有顏之推、韋道遜、蕭放、蕭慤、魏收等人（見《北齊書·文苑傳序》）。《修文殿御覽》編輯時仿《易經》「大衍之數五十」，分爲五十部，共三百六十卷。這部書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均著錄。宋代的《崇文總目》及《宋史·藝文志》均著錄此書。北宋初編輯《太平御覽》也採用此書。這部書大概亡於宋末或元代。

今敦煌殘卷中發現唐人鈔本古類書，只存鳥類「鶴」、「鴻」、「鵠」、「雉」四種，共存八十八條。宋初編修《太平御覽》以《修文殿御覽》爲藍本。羅振玉、劉師培曾用《太平御覽》鳥部與殘卷鳥部對校，《太平御覽》採此書者半數以上，因定爲《修文殿御覽》是有根據的。說詳羅振玉《永豐鄉人稿》乙稿《雪堂校閱群書題跋》卷下《修文殿御覽》及劉師培《敦煌唐寫本提要》。洪業則疑爲這是《華林遍略》（見《燕京學報》第十二期《所謂修文殿御覽者》）亦可備一說，即使是《華林遍略》，也是南朝梁時的古籍，同樣可貴。在這八十八條中引書六十六種，注文引書四種，共引古書七十種。其中如劉向《別錄》、桓譚《新論》、仲長統《昌言》、《魯連子》、《玄中記》、《列異傳》、《淮南萬畢術》、《竹林七賢論》、《永嘉記》、《風土記》、《瑣語》等都是亡佚已久的古籍，一章一句也頗珍貴。

三、《玉燭寶典》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子部雜家著錄「《玉燭寶典》十二卷，著作郎杜臺卿撰。」臺卿字少山，博陵陽曲人（今山西陽曲）。少好學，博覽群書。北齊時任黃門侍郎，仕隋爲著作郎。《隋書》有傳。臺卿就《禮記·月令》博引群書，推而廣之，撰《玉燭寶典》十二卷，每月一卷。新舊《唐志》並著錄此書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亦載此書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子部農家亦著錄「杜臺卿《玉燭寶典》十二卷。」宋以後未見著錄，大概亡於宋元之際。《日本見在書目》著錄此書，可見唐時已傳入日本。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影鈔刻入《古逸叢書》中，日本鈔本缺第九卷，僅存十一卷。《爾雅·釋天》云：「四氣和謂之玉燭。」是說四季風調雨順，和氣吉祥，五穀豐登，德美如玉，光輝燭照。杜書以《月令》爲經，故取「玉燭」爲名。《玉燭寶典》徵引博富，爲古籍整理、校勘、輯佚及研究農學史者所珍視。

四、《文館詞林》

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集部總集類著錄「《文館詞林》一千卷，許敬宗、劉伯莊等撰。」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同，但未署劉伯莊的姓名。《文館詞林》是一部「奉敕」由弘文館集體編輯的大型詩賦及各類文章的總集。許敬宗字延撫，杭州人。唐太宗時召爲文學館學士。唐高宗李治時任弘文館學士，兼修國史，升遷禮部尚書，官至中書令。敬宗有才，博學多聞，擅辭章，《舊唐書》卷八十二有傳。劉伯莊彭城人，弘文館學士，見《新唐書·儒林傳》。據王溥《唐會要》說高宗顯慶三年（658年）十月「許敬宗上《文館詞林》一千卷」（卷三十六）。

《文館詞林》是部大型的文章總集，其編輯體例略似《文選》，也是以「賦」、「詩」、「七」（這是一種文體，始於枚乘《七發》，提出七個問題，作爲主客問答，故稱「七體」）、「碑」、「詔令」、「教」等。每一文體下又分細目，如詩分爲四言、五言，四言中又案內容分爲「贈答」等。「碑」分爲「百官」，百官下又分爲「將軍」、「都督」等，頗爲煩碎，這大概是沿《文選》分類法以來，當時形成的積習。《文館詞林》選文章的時限是從漢代到唐太宗貞觀（627—650年）。《文館詞林》在北宋初大概已殘缺不全，宋初編《文苑英華》一千卷也未提及此書。北宋時《崇文總目》中只載《文館詞林》四卷，而《宋史·藝文志》只存《文館詞林》詩一卷，可知中土已經亡佚。《日本見在書目》載有《文館詞林》，可見唐代已傳入日本，清末黎庶昌、楊守敬從日本搜訪得《文館詞林》殘卷，現在幸存下來的只不過原書四十分之一強。《文館詞林》在《佚存叢書》及《粵雅堂叢書》中只收有殘存的四卷，在《古逸叢書》中收有十四卷。張鈞衡把搜訪得的幾種本子彙編在一起刻入《適園叢書》中凡二十三卷，另有殘卷「敕」「表」則附於卷末。《適園叢書》本最完備，今據以影印。據張鈞衡統計此本所收由漢至唐的詩文凡三百四十七篇，可謂「洋洋大觀」。張氏說是「藝林之瑰寶」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史部雜傳類著錄有「許敬宗《文館詞林文人傳》一百卷。」《文館詞林》是案文體分類編的，《文人傳》當係《詞林》「傳」類的一個子目，是文學家和作家的傳記，故稱《文人傳》。這部分就占了一百卷，可以說是部古代文學史，故單獨別行。

烏程張鈞衡刊印《適園叢書》在《文館詞林》卷首大字標題作「二十八卷」。據日人小林辰搜訪所得現存《文館

詞林》二十八卷，但其中第三百三十八卷、四百五十五卷、六百五十五卷及六百九十三卷未詳所在。第三百四十八卷藏於攝津國勝福寺，西京大覺寺有影鈔本。此卷爲馬融《廣成頌》一篇與《文選》同，故張氏未刻，只刊印二十三卷及殘卷。小林提供的其餘四卷，尚待訪求。

五、類書三種

古類書三種均出敦煌殘卷，書名不詳。

第一種類書，今存四百餘行，前後均無書名卷第。殘卷分爲三十九類（一）王，（二）公主，（三）公卿，（四）御史，（五）刺史，（六）縣令，（七）朋友，（八）人才，（九）文筆，（一〇）勤學，（一一）宴集，（一二）富貴，（一三）酒，（一四）高尚，（一五）貧賤，（一六）送別，（一七）客游，（一八）薦舉，（一九）報恩，（二〇）兄弟，（二一）父母，（二二）孝養，（二三）喪孝，（二四）孝行，（二五）孝感，（二六）孝婦，（二七）喪葬，（二八）婚姻，（二九）重妻，（三〇）棄妻，（三一）棄夫，（三二）美男，（三三）美女，（三四）貞男，（三五）貞婦，（三六）醜男，（三七）醜女，（三八）閨情，（三九）神仙。其體例大概與《初學記》的「事對」相類，摘二字、三字的詞彙爲大字標目，下用雙行小字夾注。鈔錄者水平不高，訛誤頗多。然其中徵引《先賢傳》、《竹林七賢論》、《招賢記》、《傅子》、《譙子》、《語林》、《魏略》、《孝子傳》、《孝子傳》、《魏文帝典論》、謝承《後漢書》、《神仙經》等古籍並可爲校讎、輯佚整理古籍者提供參考資料。

第二種只有四十餘行，首尾均殘缺。其內容爲載忠節貞烈之事。其中引《文子》、《烈女傳》等書。又引「獻皇后」[「羊皇后」]曰。據羅振玉考證認爲即是晉景帝皇后羊氏，謚曰「獻」，故又稱「獻皇后」。（見《雪堂校刻書錄》卷下）但獻羊皇后之言，見於何處，羅氏說：「不舉書名，尚令人有遺憾矣」（同上）。

第三種只存百餘行，前三頁脫爛，首二頁只存上半幅，其內容蓋鈔錄《孝子傳》之文。卷中有偶句標題，如「紀信致死，漢高爲之流淚。」「管仲請囚，小伯懷慚。」下均引《史記》。但也有在標題下不出書名的，如「晉文大

賢，由三臣而興國。」書寫嫺熟，字跡遒勁。

六、《類林》

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子部類書類著錄「于立政《類林》十卷。」《宋史·藝文志》同。《日本見在書目》有《類林》五卷，或是合二卷爲一。據王重民考證于立政字匡時，官至太僕少卿、號州刺史。（見《敦煌古籍叙錄》200頁）敦煌殘卷《類林》只存第九卷及第八卷之末。卷八存「報恩第廿五」及「書法」家數人。卷九存「善射第卅三」、「壯勇第卅四」、「音聲歌舞第卅五」、「美人第卅六」，末爲災異第卅□，編次或鈔錄似有錯亂。每條末均注明出處。徵引古籍如揚雄《蜀本記》、《典略》、《帝王世紀》、《幽明傳》、《丹陽記》等皆古佚書。《瑠玉集》中徵引《類林》十餘則，可見于立政編出《類林》不久，即已廣爲流傳。

七、《瑠玉集》

《崇文總目》有《瑠玉集》二十卷。亦見《通志·藝文略》類書類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《瑠玉集》二十卷。此後未見著錄，大概亡於宋末。《日本見在書目》著錄《瑠玉集》十五卷，可見唐時已傳入日本。《瑠玉集》編者不詳。今只殘存第十二及第十四兩卷。第十二卷末有附書「用紙十九張寫。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。」第十四卷末有「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。」天平爲日本聖武天皇年號，天平十九年即唐玄宗天寶六年（757年），可見這兩卷都是唐代的鈔本。

《瑠玉集》殘存的二卷中引于立政《類林》十二次。《瑠玉集》每篇都將相類的事項彙於篇首，然後援引古籍分別述說於下面，體例也與《類林》相同。第十二卷列「聰慧」、「壯力」、「鑒識」、「感應」四篇。第十四卷列「美人」、「醜人」、「肥人」、「瘦人」、「嗜酒」、「別味」、「祥瑞」、「怪異」八篇。其中所引古書如《蔡琰別傳》、《晉鈔》、《語林》等均六朝古籍。森立之《經籍訪古志》說《瑠玉集》「其佚已久。」殘存二卷「書寫文字遒勁，真罕見之寶笈也。」

八、《七略別錄》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史部簿錄類載『《七略別錄》二十卷，劉向撰。《七略》七卷，劉歆撰。』劉向、歆父子是我國最早的目錄學家。漢成帝河平三年（前26年）詔光祿大夫劉向領導組織校理群書，劉歆也參加這項工作。劉向卒，漢哀帝又命劉歆繼續完成這項工程。先後經歷二十餘年。劉歆把校理的書分爲『六藝』、『諸子』、『詩賦』、『兵書』、『數術』、『方技』六大類。又將校理的通則和概論性的部分編在篇首稱爲『輯略』。所以『輯略』是劉向父子共同的撰著。劉向校書，在校完每一書後，把校書用的幾種本子及校理情況，書的作者和全書要旨寫成一篇書的敘錄，與所校訂的『新書』一同奏上。劉歆編完《七略》之後，又將各書的敘錄彙編起來，案六略編成《別錄》一書，仍將『輯略』冠於書首，故稱《七略別錄》。《七略》與《別錄》的區別就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與《四庫簡明目錄》一樣。班固作《漢書·藝文志》則又將《七略》刪省、壓縮而成。

《七略別錄》是我國最古的目錄學要籍，大概安史之亂以後即已亡佚（詳《文獻》1985年3期《七略別錄考》）。現在只存書錄幾篇及少量的佚文。清代有洪頤煊（見《經典集林》）嚴可均（見《全漢文》）馬國翰（見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）張選青（見《授經堂叢書》）及姚振宗諸家輯本。姚氏爲目錄學專家，所輯較爲完善，今據以影印。

九、《七錄序目》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史部簿錄類著錄『《七錄》十二卷，阮孝緒撰。』阮孝緒字士宗，南朝梁時陳留尉氏（今河南尉氏）人。潛心典籍，不慕名利。《梁書》卷五十一列入《處士傳》。

《七錄》十二卷是阮孝緒的主要著作之一。他感到皇家宮廷藏書雖富，但並不完備，所以博採王公私家所藏，經歷多年的搜訪編成《七錄》。凡梁朝文德殿（皇家藏書處）已有的都用朱筆丹書標出，所以《七錄》書目，可補公藏書籍的不足。他把圖書分爲七類。內篇五類，即（一）『經典錄』，收錄六藝經典及小學文字書籍。（二）『記傳錄』，收錄史部的書。（三）『子兵錄』，收錄諸子及兵書。（四）『文集錄』，收錄集部的書。（五）『術技錄』，收錄數術、方

技的書籍。外篇包括佛、道兩教的書，即（六）『佛法錄』，收錄佛教的書。（七）『仙道錄』，收錄道教的書。佛、道二教典籍很多，影響也很大。編輯大型的綜合目錄，不能不收佛道的典籍，有的附在諸子之後，做為附錄也欠穩妥。阮氏將二者單列為外篇，在處理上比較恰當，在目錄學上有創新之意。阮氏《七錄》在每書下均有簡要的解題，與《七略》相似。這也比單列書名為強。可惜《七錄》全書久已亡佚。現在只完整地保存下來《七錄序目》一篇，載《廣弘明集》卷三中。其中除《七錄序》的全文外，還把從漢代《七略》到晉、宋、齊、梁各代書目著錄的總數列出，稱《古今書最》。通過《古今書最》可以了解歷代藏書的數量。《七錄》共分五十五部，即五十五類。在《七錄》的目錄里也將每類有書多少種，共若干卷，均一一注明。所以《七錄》雖亡，通過這篇序目可以了解全書的梗概。

十、《韓詩內傳徵》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六藝略詩類有《韓內傳》四卷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說韓嬰「推詩人之意而作《內外傳》數萬言，其語頗與齊、魯間殊，然其歸一也。」是《韓詩內傳》及《外傳》並韓嬰所作。然《韓詩內傳》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已不著錄，其亡佚已久。三家《詩》齊、魯亡於魏、晉，韓詩雖存而無傳人。《韓詩內傳》早亡，傳到現在的只有《韓詩外傳》。朱子曾想輯《韓詩》佚文，他說：「李善注《文選》，其中多有《韓詩章句》，常欲寫出。」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八十）可見宋時《韓詩章句》已經亡佚。清代樸學盛興，好學博古之士發憤輯錄古佚書。《韓詩內傳徵》四卷，宋綿初輯，綿初字守端，江蘇高郵人，乾隆時拔貢。所輯《韓詩內傳徵》四卷，另有叙錄二卷，補遺一卷，疑義一卷。態度矜慎，徵引翔實，訓詁詳明，深諳西漢今文家法。本書有乾隆刊本已難見，今據《積學齋叢書》本影印。

十一、《漢魏遺書鈔》

《漢魏遺書鈔》王謨輯。王謨字仁圃，江西金谿人，乾隆進士。王謨好學博覽，勤於搜討。他編輯補充的《漢魏叢書》九十六種早已廣泛流傳。又輯漢魏諸儒著述之已佚者，雖注文單詞片語，無不甄錄，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輯成《漢魏遺書鈔》凡四百餘種。王謨《清史列傳》卷六十八有傳。

《漢魏遺書鈔》只有清嘉慶時金谿王氏自刊本。只刻出《經翼》一百餘種。王謨認爲經義博大，無所不賅。他不滿意唐代《五經正義》及後世的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取一家之注，獨尊一家之言。所以他『鈔錄漢魏以來，說經諸書，以拾注疏之遺，而補其闕。』（《漢魏遺書鈔·經翼鈔序》）所輯的佚書，一般均有序錄作介紹。但也有個別的如《易飛候》見於《隋書經籍志》子部五行類，著錄有『《周易飛候》九卷，京房撰。』又有另一本『《周易飛候》六卷，京房撰。』則王氏無序錄。刻出的《經翼》部分，約爲《漢魏遺書鈔》的四分之一左右。《漢魏遺書鈔》印數不多，七十年前呂思勉先生寫《經子解題》時，已稱此書難見，現在就更是難見的書了。今據嘉慶刊本影印，以廣流傳，也爲文化史和文獻學研究者提供一些資料。

十二、《經典集林》

《經典集林》三十二卷，洪頤煊輯。頤煊字旌賢，號筠軒，浙江臨海人。嘉慶六年（1801年）舉拔貢。嘗從阮元就學於杭州詁經精舍。筠軒精通經訓，博貫子史。著有《讀書叢錄》、《諸史考異》等書。《經典集林》輯佚書三十種凡三十二卷。其中《漢武故事》、《汜勝之書》各爲二卷，故三十種，共三十二卷。於篇首對所輯各書均有簡明的解題。這是清代一部小型的輯佚書，刊入《問經堂叢書》中，一九二六年陳氏慎初堂又據問經堂本影印，以廣流傳。現在慎初堂本也不易得，今收入《古籍叢殘彙編》中。

十三、《十種古逸書》

茆泮林輯《十種古逸書》。茆泮林字雱水，江蘇高郵人，道光時諸生。篤學好古，歷時二十年輯成《十種古逸書》。漢代提倡孝道，設『孝弟力田』科，《孝經》成爲啓蒙教育的必讀書。封建時代普遍重視忠孝。從漢劉向到南朝梁元帝都編撰有《孝子傳》。《十種古逸書》中輯有劉向以下的十餘種《孝子傳》。還有輯錄的司馬彪《莊子注》也是值得注意的資料。《十種古逸書》爲茆泮林梅瑞軒自刻本，卷首有阮元序稱其『既博且精。』每種佚書前均有序錄介紹。茆泮林爲一介書生。他的著作如《梅瑞求是偶鈔》一卷、《梅瑞軒蠡說漫錄》一卷，其底稿在民國時也售與疏

琉璃廠書肆（見孫殿起《販書偶記》）他數十年的勞動成果幸有《十種古逸書》流傳，今據以影印。

清代大型的輯佚書，如馬國翰的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一九九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影印出版。黃奭的《漢學堂叢書》（又名《黃氏逸書考》）民國時也有補印本。這兩種書均不難見，且卷帙龐大，本編未加收入。《漢魏遺書鈔》及《十種古逸書》兩種均流傳不廣，故收入本編。

總之輯佚書雖為研究提供了一些罕見的材料，但輯佚書大都難免有三弊。其一是所輯並不完備，不免有遺漏。以一人之力，畢竟不可能遍讀所有的書，由於見聞和條件的限制，輯得不周全、不完善是可以理解的，尤其是早期輯佚書，遺漏更多。其二是由於考訂不精，不免有誤輯；由於校勘不精，不免有文字訛誤。其三、在出處上也有記載不確切或錯誤的。因之在使用輯佚書時，必須就原出處進行核實，對文字必須加以校勘，這才是嚴格的科學態度。

序錄告終，為詩贊曰：

歷世烟燎太半泯，
雙言片語成瑰寶，
古籍叢殘實可珍！

二〇〇一年九月六日於北京車公莊社科院宿舍

總目

第一冊

古籍叢殘彙編序

總目

皇覽

修文殿御覽

玉燭寶典

文館詞林(一)

第二冊

文館詞林(二)

類書三種

類林

琯玉集

七略別錄

七錄序目

韓詩內傳徵

第三冊

漢魏遺書鈔(一)

第四冊

漢魏遺書鈔(二)

第五冊

漢魏遺書鈔(三)

第六冊

漢魏遺書鈔(四)

經典集林

第七冊

十種古逸書

五九七

六二五

一

一

一

一

四四三

一

第一冊目錄

古籍叢殘彙編序

總目

皇覽……………一

修文殿御覽……………一七

玉燭寶典……………四九

文館詞林(一)……………四八五

皇覽序

魏代諸臣撰集皇覽。据魏志言。乃劉劭王象奉勅作。史記索隱則云王象繆襲等。隋書經籍志復稱繆襲爲繆卜。唐志不載。竊疑襲卜本一人。而名字互見。然襲於史無專傳。不可考矣。玉海藝文門備引隋書志。而又有韋誕撰皇覽之說。未知本於何書。阮孝緒七錄所載本六百八十卷。至隋而僅存一百二十卷。唐時之本。則何承天所合併。亦著於七錄。而闕一卷。隋志云。皇覽一百二十卷。梁六百八十卷。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。亡。唐志。何承天併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。又徐爰合皇覽五十卷。唐志稱八十四卷。何以徐本。閱唐而獨增多。且其本既見唐志。則與何本隋志並云亡者。誤也。隋志云。徐爰合皇覽五十卷。又皇覽目四卷。皇覽抄二十卷。蕭琛抄亡。惟皇覽目及蕭琛所抄。或亡於隋時。故唐志祇載何徐二本。繆氏舊著。唐人已未及見。後更無論矣。其書採集經傳。以類相從。實爲類書之權輿。魚豢魏略稱爲部四十餘。部有數十篇。合八百餘萬字。見魏志楊後傳注。今緝逸篇。雖不審昔人所引。是否繆著。抑係何徐併合。第其分篇可見者。則有逸禮。及冢墓記二篇。劉昭續漢祭祀志補注。載逸禮春夏秋冬天子迎四節之樂。刊本誤以逸爲迎。證以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歲時部。太平御覽禮儀部。引語相符。並題皇覽逸禮。知逸禮確爲篇名。但其禮似依呂覽月令淮南時則訓而成。儀文則所記當是漢禮。故劉昭以補漢志。特其標名取逸。義有未詳耳。至藝文類聚人部。引史鮪以尸諫衛靈。太平御覽職官部。太公周召爲師保傳諸語。則非記漢事。

然皇覽採集經傳，搜稽宜不以代爲限。類聚等祇稱逸禮，不題皇覽。或傳寫脫字，今故依次附於篇。若三皇禪云云，五帝禪亭亭巡狩之禮，尊天重民，巡循也，狩，牧也。北堂書鈔禮儀部文選東都賦注，各稱禮記逸禮。太平御覽禮儀部同。禮記二字，似有訛舛，其語又與白虎通封禪巡狩篇近似。疑皇覽採諸班固，第諸書未題皇覽，難以臆定，是以錄後存考，以俟識者。冢墓記分篇，史記集解索隱等書，共引六十餘事，雖未盡題冢墓，記名而舉一例餘，其類顯而易見。然漢東平思王冢上松柏，皆西靡一事。漢書本傳注引稱皇覽，而文選劉峻重答劉秣陵書注引語尤詳，則題聖賢冢墓記。按隋志史部地理類有李彤撰聖賢冢墓記一卷，乃別自爲書。選注劉先生夫人墓志，又引孔子冢一事，語雖與皇覽冢墓記大同而不得以李彤所撰，認爲皇覽也。又太平寰宇記引有古今葬地記，古今冢墓記，城冢記，御覽引有蘇州冢墓記，皆不著於隋唐志，當是唐以後書矣。劉昭補注漢禮儀志述漢家葬儀，引皇覽而無篇名，觀其文義，以入逸禮冢墓記，俱可相附。漢書貨殖傳注述計然事，御覽文部載金人器銘，則二篇俱不相附。今三事皆別錄終編，以無能分篇也。金人器銘稱皇覽記陰謀，困學紀聞並同，似記陰謀亦一篇名，而他無考見，則寧爲闕疑。余獨惜此書篇部衆多，而徵引僅取二篇，且又冢墓記見引數十倍於逸禮篇，致使司馬貞作索隱專謂記先代冢墓之處，宜皇王之省覽，蓋祇見裴駟集解，惟引冢墓記中語，遂強成其說，然則皇覽雖存於李唐，而貞固未見本書也。